

鄞县文苑

第九期



浙江省鄞县文化馆编

1981.12

目 录

一九八一年 第四期（总第九期）

春节演唱作品专辑

- 阿龙打地洞（小热昏）……………俞召进（1）
- 哨兵（快板）……………钱贤章（10）
- 娶媳妇（浦东书）……………励明康（16）
- 天鹅肉（唱新闻）……………孔松年（25）
- 生死搏斗（宁波走书）……………张定华 吴瑞芳（32）
- 怪客（方言快板）……………陈宝芳（42）
- 借勿借（小戏）……………杨信康 张中强（50）

(小热昏)

阿 龙 打 地 洞

俞召进

上台来，先向观众一鞠躬，
打罢锣，唱曲《阿龙打地洞》。

提起这位童阿龙，
村里厢男男女女，老老少少，

(夹白)就是阿拉老婆格娘舅格阿弟格表姐格八十三
岁老太婆，

也晓得阿龙这个人。

童阿龙忠厚老实蛮普通，
为何名扬西和东？

去年他屋前屋后，灶间地里打地洞，
今年会变活财神。

(夹白)一定是挖出金银财宝，珍珠玛瑙、翡翠元
宝、祖传秘方？勿是格！俗话讲：阿龙阿龙，“好成
龙，坏成虫”。

阿龙到底是龙还是虫，
打通地洞大家就弄懂。

童阿龙，结结棍棍象只熊，

走路也会生轻风，
可惜是，未老先衰多皱纹，
象火车轨道宁波铺到喀麦隆。
他少说寡言嘴巴勿大动，
难得一笑也得碰日神，
三十开外就老木脱臼，
拨拨动动，勿拨勿动，动起来象七八十岁老
公公。
童阿龙，年青时候象条龙，
一双大手巧玲珑，
眼睛一眨脑筋动，
生产难关他会攻。
经他手，烂铁也会变黄铜，
毛竹扁担会出嫩笋。
阿龙他，集体生产不声不响打冲锋，
农活从来不拣轻和重，
自留地上四季春，
一年到头郁葱葱，
拔出萝卜又种葱，
种出甘蔗象竹筒，
种出蕃茄象灯笼，
种出南瓜象天童寺里大铜钟。
还养了鸡鸭一大群，
柯黄鳝外加编竹笼，
一天到晚无没空，
村里头人人佩服童阿龙。
后来刮起极左风，

勿要富字只要穷，
越穷好象越光荣，
阿龙从此也倒了运。
说他是，社会主义一蛀虫，
妄想要做寄生虫；
说他是，勿声勿响恶蚊虫，
今后会变吸血虫；
灭虫先要灭幼虫，
才打得虱蚤打得准。
从此活龙活现一条龙，
变得木头木脑象条“芋艿虫”。
三中全会似春风，
广大农民露笑容，
多种经营一齐动，
自留地上五颜六色象彩虹。
有的养鸡养鸭养蜜蜂，
河鱼摸蟹显神通；
有的外出做箍桶，
打铁补锅学裁缝。
他每天一早暗出工，
离地三尺打地洞，
洞边还把南瓜种，
弄得脸黄肌瘦眼睛肿。
阿龙他葫芦里面买啥药，
“群众是，弄来弄去也弄勿懂。
老婆会气得胃气痛，
连劝带骂训阿龙：

“阿龙阿龙依瘟虫，
到底是人还是虫，
人家都广开门路路路通，
就是烂泥菩萨心也动。
依芋芳芋芳都勿种，
三弄四弄去打地洞，
下面没金子银子老古董，
只有瓦片石子无底洞，
人嘛苦得象只老虾公，
仍旧是海底捞月一场空。”
阿龙他，笑咪咪来无动于衷，
好象还在打瞌睡。
他外面挖好挖屋里，
屋前屋后也利用，
前头一个洞，后头一个洞，
连灶沿地缸也挖空。

（夹白）好打地道战哉。

老婆她，心中犹是剪刀捅，
火上加油怒气冲冲：

“阿龙依是神经病还是羊颠疯，
一日到夜打地洞，
弄得东洞西洞，前洞后洞、里洞外洞，当心
屋里要地震，
依存心想把我往洞里送，
到现在，依想这户人家咋弄弄？”
阿龙象钢铸铁浇“二郎神”，
任凭依，日日夜夜大炮轰，

老婆是软硬之计都施空，
有口难开恨“逆龙”。

劝劝他，心勿动，
讲讲当依耳边风，
越思越想热泪涌，
一气之下往娘家冲。

光阴似箭不等人，
眼看就要渡年冬，
老婆住在娘家中，
始终不见童阿龙，
心里象挂了十七八只吊水桶，
想必屋里盐坛要出虫，
急急忙忙回家中，
洞里秘密还鼓里蒙。

来到家门乱轰轰，
怪阿龙连稻草也不把把弄，

“我不能眼看稻草雨打日晒白白送，
还是收拾一下搭个蓬，”

揭开稻草心一震，
下面会有介多大蜈蚣，
转身到灶沿地缸望地洞，
里面钻进钻出全是大臭虫。

（夹白）是臭虫精，只只象五分头硬币，棍棍壮。

阿龙阿龙是条虫，
懒得烂泥都出虫，
她寻根扁担挑水桶，
想烧点开水泡死蜈蚣和臭虫，

断命水桶会介重，

一看是二蛇白眼（即：水蛇）一大桶。

（夹白）喔唷，姆妈！

吓得她三魂六魄飞太空。

脸上一阵白来一阵红，

拔腿就逃往外冲，

心一急，忘记迈地棒（门槛），

一跌板，跌得浑身发痛连脚踝头也青大肿。

气得她，无处去找出气洞，

恨不得一光打死童阿龙，

心里想：“我前世勿修找个好老公，

这一生无吉只有凶。”

（夹白）对，只有离婚！

冤家对头狭路逢，

外面跑进童阿龙，

阿龙是，欢欢喜喜刚刚要把嘴巴动，

老婆是，怒气冲冲劈头劈脑把阿龙嘴巴封，

她一把拉住阿龙要上城镇：

“离了婚，各奔前程西和东。”

一个拖得急，一个勿放松，

两人象铁扇公主要捉七十二变孙悟空。

这时候，刚巧跑来娘舅表兄郭小松，

拉开阿姐和阿龙，

问他们为啥事体两夹攻，

闹得脾气、力气、勇气一齐动。

童阿龙，糊里糊涂弄勿懂，

站在一旁连动也勿敢动。

老婆一看来了表兄郭小松，
好象找到活包公，
要彻彻底底、详详细细、完完全全、明明白白来诉讼，

免得冤气东攻西攻攻得胃穿孔；
“断命这条瘟懒虫，
他做了和尚勿撞钟，
不务正业打地洞，
跟着他，今后没吃没用变成饿瘪小臭虫，
乘早还是一刀二断分西东，
免得将来怨天怨地，怨爹怨娘怨祖宗。”
小松他哈哈笑得肚皮痛，
怪阿姐为何一点也不懂：

“这洞勿是垃圾洞，

活象一个仙人洞，

里面住着活财神，

只要打通关节，

金山银山都有点，

不怕刮起西北风。

阿姐你莫难怪依，

这条瘟懒虫蜈蚣会出纹纹动，

会做了二水桶，

有啥宝有啥用？”

阿姐，莫激动，

这条蜈蚣会把钞票送，

二蛇白眼也有用，

这样的好老公就是打着灯笼也难碰(读捧)”。

(夹白)好啊!

他们一搭一挡，一帮一唱，穿的是同只裤筒，

缠三缠四，绞七绞八把我来作弄，

倘若臭虫蜈蚣是财神，

二蛇白眼好当龙，

我咬咬牙关下狠心，

铁石心肠决不动。

他用尽力气拉阿龙，

(夹白)走，啊唷!

拉的勿是阿龙是表兄郭小松。

这辰光，又来了杂七杂八人一群，

人人来找童阿龙，

药材公司委派徐小红，

上门来收大蜈蚣和地鳖虫，

几月饮食商店争先恐后来订合同，

叫其定期把黄鳝送。

童阿龙，还拿出钞票一大捧，

老婆是迷雾当中醒了梦，

原来阿龙勿是发了疯，

也勿是一条大懒虫，

屋前屋后养蜈蚣，

中药材里蛮贵重，

可以防治癌细胞，

毒对毒象水火不相容，

灶沿地缸养的是地鳖虫，

勿是害虫是益虫，

也是一味好中药，
医依百病治伤痛，
水桶里面是黄鳝，
养在自留地里大地洞，
只要放入一些种，
利多本少交关顺。
童阿龙，今朝要在老婆面前摆威风，
说起话来结结巴巴象芋艿蕃茹塞喉咙。

“依，依过去讲我是虫勿是龙，
所以我无血老虾公也要红一红。”
老婆嘴巴笑得敲开木鱼合勿拢，
又好比喝了状元红，
甜咪咪来醉熏熏，
只怪侬太懵懂。

“阿龙阿龙我错怪依，
不该那眉毛胡子一把都罗拢。
我当你，呆头呆脑呆大虫，
原来是，活龙活现化水龙，
我当依，笨手笨脚瘟懒虫，
原来是，勤劳勇敢百叶龙。
从今后，你成一条龙，
我要变成一只凤，
同心协力创大业，
定要那，地洞里面飞出‘金龙’和‘银凤’。”

(快板)

哨 兵

钱贤章

东海之滨一小城，
机械厂办城中心，
今天上台演节目，
唱一唱，优秀门卫卢国林。
卢国林，今年年纪五十另，
曾经参加人民志愿军，
警卫排里当哨兵，
练成了一双金眼睛。
在朝鲜，捉住特务立过功，
转业到厂搞后勤，
发扬光荣老传统，
守门卫好似当年当哨兵。

(夹白) 门卫工作有啥好讲？

同志们，勿要把门卫工作来看轻，
进出来客记姓名，
收发信件分报刊，
维护厂规不容情，

进出产品严检查。
保卫工作很要紧。
有一日，天气阴，
迎面走来一位小后生，
长头发，波浪形，
鼻梁上面挂茶镜，
花衬衫，大翻领，
喇叭裤子拖地行。

(白)走近一瞧，原来还是丁法明，
丁法明，推着辆自行车，
书包架上放钢筋，
旁若无人欲出门，
卢国林，忙拉车子叫他停。

(夹白)厂里规定，携带本厂产品或原材料出厂需要
提伙单。

小后生，嘿嘿嘿嘿笑两声，
喉咙胖胖言不轻。

“你要这个勿要紧，
找依车间赵主任，
要十张，给十张，
要廿张，也保证。”

这辰光，另一个门卫朱顺勤，
拉拉国林后衣襟：

“厂长儿子拿点钢筋啥要紧，
阿拉还是做人情。”

丁法明，拔腿又要出厂门，
猛听“站住”喊叫声，

转过头，两道浓眉往上挺：

“瘟老头，侬多管闲账寻开心！

当门卫，不过是个勤什工，

别在我面前装正经。”

卢国林，三步来把二步并，

拉住车子胸一挺：

“厂规本是工人订，

识点事务莫横行。”

“要识事务你去识，

我的拳头不留情。”

“后生仔，想打入，

请侬勿要瞎眼睛，

侬以为，厂长儿子有背景，

目无厂规任你行，

没有这种便当事，

休想仗势来欺人，

这里是社会主义大家庭，

勿是高俅白虎厅。”

丁法明，手上青筋条条绽，

额角两边起红筋，

“拍”的一记打过去，

（夹白）国林机警一让——

丁法明，一个踉跄笃蜻蜓，

脖子象被板头咬，

骨骨抖，好似在发鸡瘟病，

原来国林拳术有一手，

吓得丁法明黄汗如雨淋。

朱顺勤，本想不介入，
旁观他俩输和赢，
但见局面严重难把纠纷解，
急匆匆，到车间找来赵主任。
赵主任，闻此讯，
三步并作二步行，
即刻赶到门卫室，
横眉瞪眼脸色青。

“你们这是干什么？”

吃蒸饭是否没事情？”

“赵主任，这个老头打了人！”

丁法明，恶人告状先出声。

赵主任，听了此言忙批评，

“卢师傅，依介大年纪还打人！”

“赵主任，水有源来树有根，

事情发生有起因，

丁法明，带着钢筋出厂门，

我和和气气问他要出厂证，

他不给，还刮了我一巴掌，

请依把理来评一评！”

（白）“法明啊，依为何不出示出厂证。”

“我自己拿钱买钢筋，

难道还要他放行？”

“是买来，依要好好说与老卢听，

老师傅应该要尊敬。”

赵主任，手一挥，

示意叫法明早点行，

“赵主任啊！这个样子出厂门，
空口无凭谁相信？”

赵主任，今天碰上“锈铁钉”，
进退两难眼青盯，
心里想，老头做事太死板，
这样下去亲戚朋友要断干净，
这个门卫不调换，
厂里关系会断得象大水淋。
但他到底懂得人世情，
有气只好肚里吞，
一面表扬门卫干得好，
一面为厂长儿子来求情。

“卢师傅，你坚守岗位做得好，
错就错在丁法明，
今天他爸爸开会人不在，
回厂后，我叫他把儿子来批评。”
第二天，人事科来通知，
说是要调卢国林，
若问调到那里去，
废品仓库管废品！
要问调换啥原因？
说是照顾这个“老先进”：

“喏，我们原先考虑不周到，
你这公伤的脚搞门卫不太灵，
照顾你，到废品仓库管废品，
只要你在废品单上盖盖印，
年纪大了享清福，

这是赵主任提议对你来关心。”

卢师傅，一股火气升头顶，

手上茶杯“彭”一声，

握成两半报销掉，

力气胜过鲁智深：

“他娘的，真是忽高忽低空中鹰，

易反易复小人心，

姓赵的，幕后合唱《野猪林》，

调了工作调不了我的心，

顺勤你好好看厂门，

我找党委书记把理评！”

他正要出门把理评，

刚好听到厂长回来讲话声。

卢国林，一长二短把理说，

丁厂长，叫来主任和法明，

三脚六面对弄来，

事情原因已查明：

“小畜生，你回去写好检讨书，

贴门口，让大家共同来批评。”

回头转向卢国林，

“卢师傅，怪我子女教育抓得不够紧，

儿子错误爸爸有责任，

我向你，赔礼道歉把礼行，

敢于负责的精神要发扬，

欢迎你对干部缺点多批评。”

卢国林，心里激动热泪盈，

（下转第31页）